

理論的錯誤，窮其極而言，實種根於哲學、理念以及方法上的本身矛盾之中。這些根本理論的批判，已涉及法律哲學的範疇，自非本書篇幅所能及者。

然而，法律的「實存性」以及其做為定分止爭、衡權量理尺度的作用，在團體生活中，自有其科學、理論上的「需要性」(die Notwendigkeit der Rechtswissenschaft)。在「總體主義」的國家，雖常以一個獨佔的政治主義理論，貫徹於所有國家機體。但是，法律既然被公認是傳達政治意識的必然工具，那麼，合理的政治實舍法弗由。(註十一)就是在政治上講究「權術」的法家，也認為，「法」與「治」不能分開，即所謂「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註十二)。從東德政權的法律理論中得以推見，不履行憲法法治的政權，也終喪失其維繫秩序的作用，自取亡途。公理正義，終勝極權專政。

註八：Die Grundrechte in Mitteleuropa, Koeln 1965.

第四國際之分裂

畢英賢

壹 前言

防範它的滲入。本此目的，特對第四國際作一簡要介紹。

貳 成立經過

第四國際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又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World Party) · 俗稱托派 (Trotskyist) · 由俄共左派反對派演變而成，也是托洛斯基和史達林權力鬥爭的產品。俄共指第四國際是「結合了各色各樣的托派團體，以及一九二八—三八年間因反列寧活動而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各別的修正主義份子組織而成的。」(註一)

因此，第四國際就是托洛斯基用以對付史達林當時所控制的第三國際 (即共產國際) 的工具。第四國際成立至今已三十餘年，但由於其內部紛爭不已，故進展有限。目前，它的組織力量不足以掀起危害世界的風暴；但在思想方面它仍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在共產集團的宣傳上，對托派思想的攻擊向來是猛烈和尖銳的；但對第四國際的活動情形則諱而不談。然而，第四國際終歸是一個有思想背景的國際組織，決不能予以忽視，必須加以瞭解，進而

註九：原文及出版處為：Ulbrichts Grundgesetz-Die Sozialistische Verfassung der DDR,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Koeln 1968
註十：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東德「新德國」日報載，曾有七五〇〇〇〇的機關單位，以及一千一百萬民衆，參加附議。

註十一：關於法律傳達國家意志的意義參見：C. J. Friedrich: Totalitäre Diktatur, 1957 P. 15; H. C. Roeglin: Die Herrschaft des Gesetzes, ihre Politis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Konsequenzen, Diss. Hamburg, 1960.

註十二：韓非子，有度篇。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於西德科倫

東方法律研究所

列寧死後，托洛斯基與史達林展開奪權鬥爭，托洛斯基組織左派反對派相對抗。這一左派反對派就是後來的托洛斯基主義第四國際的前驅。一九二八年起，史達林不斷以開除、放逐等手段對付左派反對派。一九二九年，托洛斯基及其家屬(子留俄，後為史達林所殺)被逐出國後，其影響力反而向世界各共產黨內部深入。

一九三四年，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即國際左派反對派之前身)、荷蘭獨立社會主義黨與荷蘭社會主義革命黨(後來，這兩個黨合併為一)、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四個組織簽訂了建立第四國際的公約。

關於第四國際的宗旨，「新國際」雜誌(托派刊物)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號的社論中寫得很具體，它說：「第四國際嗎？這不是一句沒意義的詞句。

它是一個戰鬥綱領！它意味着同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與戰爭的拚命決心。它意味着對社會改良主義、官僚史達林主義……所進行的一個過渡的鬥爭。它意味着爲保衛蘇聯……而作出無條件的鬥爭。它意味着爲革命馬克斯主義、爲工人階級的最後勝利而進行的積極鬥爭。」（註三）

自從建立第四國際的公約發表後，世界各國共黨左派反對派相繼建立起獨立的組織。在第四國際正式成立之前，這種組織已在二十八個國家內正式存在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日，第四國際在瑞士召開成立大會，會議有法國、英國、德國、蘇俄、紐西蘭、波蘭、比利時、荷蘭、希臘等十一個國家的代表三十人參加。史達林爲了破壞第四國際的成立，在大會前夕，令其特務人員謀殺了大會主要負責人，國際書記局總書記梁夫·克來曼，因此大會被迫採取秘密方式進行。

大會通過第四國際綱領——「過渡綱領」（原名「資本主義臨死掙扎與社會主義的任務」）。綱領總結第四國際的任務是：取消資本主義；其目的是實行社會主義，其方法是無產階級革命。

在組織方面，大會通過第四國際章程，並正式定名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

叁 發展與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國際組織，遭受多方面的攻擊，既不見容於當地政府，復遭所謂正統共產黨的逼迫，所以各國托派勢力或被消滅或趨微弱，其創始人托洛斯基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被史達林派遣之傑克遜謀殺身亡。

大戰初期，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與書記局無法在歐洲大陸存在，乃遷往西半球。

顯著者如：
大戰後，第四國際無論在先進國家或殖民地國家中，皆獲得發展，其較

地位。參加一九四六年的競選，在全國獲得四萬五千張選票。

在越南，第四國際支部「布爾什維克列寧團」在陶太度的領導下，迅速成長，迫使胡志明允許他們參加革命政府。後來，胡志明和越南史達林黨，將陶太度以及其他托派份子一律殺絕。

此外，印度和錫蘭之第四國際支部的發展也很迅速。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四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二次世界會議。約有五十名代表，來自十九個不同的國家，代表二十多個國家的托派組織參加這次會議。通過不少文件，其中有「告全世界被剝削者宣言」，號召反華爾街、反克里姆林宮，實現社會主義。一九五二年秋復在巴黎召開第三次世界會議，所通過的各項文件中，有一「方向與遠景」提綱。提綱表明了第四國際當前的立場：保衛蘇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指共產國家）、南斯拉夫和共匪。但，提綱強調，其意義決不是保衛蘇俄官僚、或各國史達林主義黨領導的政策及其官僚，而是保衛這些國家「革命」的成果和「進步制度」，如：資本主義的推翻；資產階級、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消除；財產的沒收；計劃經濟與國有化等。並稱，社會主義的自由發展，只有在真正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一九六五年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據其刊物「國際社會主義觀察」（一九六六年春季號）報導說，參加大會的有六十多個代表和兄弟觀察員，幾乎西歐各國皆有代表，亞、非、拉丁美洲與北美洲的很多國家也有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決議案，分析當前國際現勢、匪俄關係、以及第四國際當前的主要任務等。

從開始，第四國際內部就充滿了矛盾，從它的早期刊物「新國際」（一九三八年）的一段文章中可以概見其在正式成立前的分裂概況，文章說：「過去四、五年中，……是一個混亂、無邊的學術辯論、私人間粗俗的相互攻擊的時期——所有這些大都是不可理解的，產生不了任何積極的東西，僅能够經常地使一池靜水翻騰起來……。」（註四）

在第四國際正式成立之後，這種情形並未獲得改善。一九三九年，第四國際發生了第一次分裂。托洛斯基主義者蓋納姆和夏克曼等，因見蘇俄進攻芬蘭，而不同意托洛斯基對蘇俄國家性質所作的認定，放棄保衛蘇俄的立場。

這次鬥爭，於一九三九年九月首先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發生，托洛

斯親親自參加這次鬥爭，加農和托洛斯基站在一起，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的大會中，加農贏得多數，盤納姆等則退而組織美國工人黨。其後，分裂範圍逐漸擴大到國際範圍內。

迨至南斯拉夫與史達林破裂事件發生，以及毛匪竊據大陸之後，在第四國際運動間又產生了一個新傾向，那就是對史達林的調和主義。這傾向以巴比洛為代表，認為史達林主義將受羣衆壓力而自我改變，採取第四國際所標榜的革命方針。傳統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先從法國，起而反對巴比洛主義；其後，美國社會民主黨內，也爆發了反調和主義的鬥爭。至一九五三年八月，巴比洛提出為第四國際第四次世界會議所草擬的文件「史達林主義的興起與末落」後，其與所謂正統托派的分裂更趨明顯。

俄共對第四國際這次分裂下斷語說：「第四國際從其出現時起，因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即已分裂。一九五三年第四國際發生了一次分裂，而使第四國際內部產生了兩個相互敵視的托派小團體。一是巴比洛領導的『國際書記局』，另一個是托派美洲分部首領克隆領導的『國際委員會』。這兩個團體的基本歧見在於他們反抗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運動的鬥爭方式和方法。前者力圖偽裝自己的反蘇行為，後者則贊成進行公開的反蘇和反共的路線。」

丁（註五）

第四國際在分裂十年之後，於一九六三年在義大利召開了一次第四國際再統一的世界代表大會，成立了聯合書記局。第四國際自認，這是對托洛斯基運動的一項極大鼓舞的步驟。大會使前述兩派的大多數力量，作了一次原則上的團結，但各方面仍保持自己不同的觀點。（註六）

事實上，第四國際並沒有因此而統一。第一，贊同統一的份子並未放棄爭辯的意見；第二，仍有「少數」派別未加入統一運動。（註七）

目前，具有較大影響力量的托派組織，除聯合書記局外，尚有三個以上的團體。

肆 各派現狀及其論點

由於第四國際的分裂狀況，很難分別出誰是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從它們間相互的辯論看，任何派別都認定自己是托洛斯基運動的主流、正統。

雖然，一九六三年在義大利開了一次再統一的代表大會，選出一個「聯合書記局」，但是，有些派系並未派代表參加，而參加會議的各派，其意見又未能真正統一；再者，「聯合書記局」成立之後，又有因意見不同脫離而去者。實際上，分裂的情況毫無改善，依然各行其是，不相協調。若以其影響力而言，聯合書記局似乎是托派的一個主流。本文僅按其影響大小為順序，分別敘述第四國際四個主要的派別——聯合書記局、國際委員會、國際書記局及巴比洛運動。

甲、聯合書記局

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成立於一九三八年，一九五三年因托派分裂而消失。一九六三年重新出現。該書記局自認為是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認為，仍舊屬於國際委員會的團體，對殖民地革命發展所持的是一種門戶之見和迴避主義態度；國際書記局的觀點是一種奇異的、極左的觀點；至於巴比洛運動所採取的是與蘇俄官僚相妥協的右傾方針。（註八）

聯合書記局的領導機構是國際執行委員會，總部設在歐洲。其組成係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選出，但至今尚未見公開。著名的領導人物有：法國部的皮爾·法蘭克（Pierre Frank），他也是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美國部的約瑟夫·韓生（Joseph Hansen）；義大利部的李維奧·馬丹（Livio Matan），祕魯部的幽戈·布蘭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第四國際代表大會中，聯合書記局列舉所謂面臨馬克斯主義的世界任務是：（一）加強越南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二）無條件保衛一切工人國家（包括蘇俄與共匪）反抗帝國主義；（三）保衛各地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抵制帝國主義干涉；（四）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內片面的裁減核軍備運動；（五）解救國際共產運動的危機。（註九）

聯合書記局對俄共的態度仍以托洛斯基對俄共官僚所作的批評為基礎。在一篇宣言中，聯合書記局，認為俄共國內所實行的是修正主義。這種修正主義的實行加強了官僚的特殊階層的性質，強化了在工人國家內所不容許的社會不平等。而在外交政策方面，有關蘇俄對越南消極態度、在歐洲的曖昧政策、對印度的軍援與巴西的貸款皆有所指責。（註十）其對共匪的評論是：「中共雖然在批評俄共領導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中共仍屬於官

僚領導。」(註十一)

在匪俄爭執上，該局保持中立立場。原則上，同意共匪；但在援助北越方面則贊成莫斯科的立場，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共產主義聯合行動。(註十二)

在目前的捷克自由化問題上，聯合書記局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發表一個聲明(原載「The Militant」五月廿四日號)中讚揚捷克的民主化運動，並謂「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毫無關係」。

聯合書記局的主要刊物有：「國際社會主義觀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原為季刊，一九六八年起改為雙月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主辦，在紐約出版；「國際季刊」(Quatrieme Internationale)，在巴黎出版，是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Perspective Mondiale)雙週刊，有英文與法文版，分別在紐約與巴黎出版，韓生主編英文版，法蘭克主編法文版。

乙、國際委員會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係一九五三年托洛斯基主義運動分裂時分出，自認其所堅持的乃是真正的革命馬克斯主義。總部設於歐洲，領導階層的組成很少公開。一九六六年四月四—八日在倫敦召開第三次會議，有來自十個國家的代表和觀察員參加會議。在領導人中有：書記克立夫·斯羅特(Cliff Slaughter)；英社會勞工聯盟領導人蓋瑞·赫利(Gerry Healy)；法國部的費爾·藍伯特(Fierre Lambert)和斯蒂芬·介斯特(Stephen Just)；國際委員「公報」(Bulletin)主編湯姆·瓦福斯(Tom Wolforth)；「時事通信」(Newsletter)主編姆·龐達(M. Banda)以及希臘與匈牙利部代表羅斯托斯(M. Rastos)和瓦爾加(M. Varga)。

像聯合書記局一樣，國際委員會對他托派組織皆有所抨擊。它稱聯合書記局是「取銷革命黨和國際的中心」；警告第四國際各國支部對「巴比洛修正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指錫蘭托派組織(Lanka Sama Samaya 黨)是機會主義者；猛烈攻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說它是「美帝面前的投降和取消主義者」；並攻擊波沙達士(國際書記局)傾向，認為這個傾向與「第四國際的綱領和方法全然不同」。(註十三)

在倫敦會議上，重新認定，建設革命黨和第四國際的綱領和方法應從國際委員會的「過渡綱領」中尋求。並確定國際委員會的任務為：「取消資本主義統治」，「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手段實行社會主義」。(註十四)

對俄共的批評是：「克里姆林宮面臨政治革命的高漲，懼怕東歐與俄國內的無產階級，只有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依靠和加強俄國內部或其控制國家之內的資產階級傾向……」(註十五)雖然也指共匪是官僚統治，但認為應「保衛中國革命的成果……」，因為它正面臨「帝國主義與蘇俄官僚聯合行動的威脅」。(註十六)

主要刊物有：「第四國際」(一九六六年出版四次)，在倫敦出現，從一九六三年起代替「勞工觀察」(Labour Review)。

丙、國際書記局

第四國際國際書記局通常被稱為波沙達士(Posadas)運動，由其最著名領袖裘恩·波沙達士(Juan Posadas)而獲此名，但其自稱仍為第四國際書記局。

這一團體對部份拉丁美洲國家(如：玻利維亞、智利、祕魯、墨西哥、烏拉圭、古巴)具有影響力。這些地區的波沙達士信徒以「拉丁美洲局」相互聯繫。另有一個歐洲局，獲有一些英、法、比與義大利人的支持。

波沙達士份子認為聯合書記局和其他托派組織皆曲解了托洛斯基主義。波本人相信應「加速世界革命過程，世界革命必須聯合起來」，越南是「革命的統一中心」，游擊運動是「革命鬥爭的工具」。(註十七)

國際書記局在其綱領中指出：「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聯邦是社會主義國家世界陣線的一部份。」用極強烈的語句指責蘇俄官僚及其內政與外交。而對毛匪則表同情，認為共匪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決議是「中國政治革命向托洛斯基主義立場邁進」的步驟。(註十八)

波沙達士運動的刊物包括：「國際季刊」(Cuarta Internacional)，是它的機關刊物；「拉丁美洲馬克斯主義者觀察」，是拉丁美洲局的機關刊物；「紅旗」，是「英國革命工人黨」的刊物，初為月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起改為雙週刊。

丁、巴比洛運動

至一九六六年，這一托派團體的影響力已很微小。但由於該派領袖在托派裏個人的聲望，使它仍成爲人們注視的一個團體。

巴比洛 (Pablo) 是密契爾·拉勃提斯 (Michael Raptis) 的筆名，原籍希臘，大部時間在歐洲活動。一九六四—五年間曾任阿爾及利亞總理班·貝拉的顧問。

起初，巴比洛運動在國際書記局中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國際書記局於一九六三年與其他托派組織合併組成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但是，合併後不久，當有人指責巴比洛係採取與蘇俄官僚妥協的「右傾方針」時，他就脫離了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

伍 結尾語

第四國際是托洛斯基否定史達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的產物，其標榜之政綱爲：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及列寧革命經驗爲指導，托洛斯基之不斷革命論爲方法，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呼籲全世界共產黨人之覺悟，以無產階級革命消滅史達林官僚主義。在第四國際招牌之下，無論在一國之內，或在國際之上，各式托派組織在原則上或理論上皆有所爭執。它們分裂、分離、再統一，然後又各行其是，重新分裂。

至今，托派未在任何地區掌有政權，最多不過是一些「理論家」的鬥爭組織。但是，不可因而忽視托派的影响力。例如，今年的法國學生運動中，就有托派組織的參加。五月十九日「倫敦觀察人」在報導法國學生運動時寫道：「在這些組織之後，還有一個團體……那就是青年共產主義革命者 (Jeuness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之下托洛斯基主義世界運動的法國支部。」(註十九)

托派自誇，其在思想和理論方面是「有收穫的……在很多方面是正確的，即使其敵人也從它的武庫中借取」。(註二十)而在組織方面，成就則非常微小。(註二十一)

對共產國家而言，尤其蘇俄，托洛斯基思想似乎是一種毒素，往往是他們鬥爭中加給其政敵的一個嚴重罪名。相反的，自由國家，則比較容忍。加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地民族革命風起雲湧與黑魯曉夫的貶史運動給予第四國際運動以有利的條件，得以稍獲進展。(註二十二)

註一：「蘇聯歷史百科全書」(莫斯科一九六五年)六卷一五〇頁。
註二：李昂·托洛斯基著「偉大的成就」、「新國際」(一九三八年十月)二九四頁。

註三：「擁護第四國際」、「新國際」(一九三四年七月)二頁。

註四：麥克斯·欣契曼著：「第四國際的開創」、「新國際」(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二五頁。

註五：同註一。

註六：法瑞爾與韓生合著，「第四國際的再統一」、「國際社會主義觀察」(一九六三年秋)一三一頁。

註七：「第四國際世界代表會」、「國際社會主義觀察」(一九六六年春)三五頁。

註八：「國際社會主義者觀察」(一九六六年春)三五頁。

註九：同前四八頁。

註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第四國際聯合書記局宣言」、「Quatrieme Internationale」(一九六七年三月)六八頁。

註十一：同註十。

註十二：同註十。

註十三：「第四國際」(一九六六年八月)一〇九、一一二、一一三、一一七頁。

註十四：同前一二五頁。

註十五：同前一二九頁。

註十六：同前一三二頁。

註十七：「紅旗」(一九六六年十月)。

註十八：同前。

註十九：「倫敦觀察人報導革命青年組織的作用」、「戰鬥」週報(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八頁。

註二十：「第四國際再統一代表大會決議全文」、「國際社會主義觀察」(一九六三年秋)一二六頁。

註二十一：同前。

註二十二：同註二十一、一二八頁。